

《马语者》归来 史诗巨作 无比震撼

作家出版社

DIVINE
分
NICHOLAS
EVANS

「英」尼古拉斯·埃文斯 著
龙飞 译



(京权)图字: 01-2007-493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分 / (英) 埃文斯著; 龙飞译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2008.1

ISBN 978-7-5063-4164-6

I. 分… II. ①埃…②龙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72550号

THE DIVIDE

Copyright © NICHOLAS EVANS 2005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.P. WATT LTD. through BIG APPLE
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2007 BERTELSMANN ASIA
PUBLISHING. All rights reserved.

分

作者: (英) 尼古拉斯·埃文斯

译者: 龙飞

策划: 赵平

责任编辑: 启天

装帧设计: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×230 字数: 280千 印张: 22

版次: 2008年11月第1版

印次: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4164-6

定价: 32.00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NICHOLAS
EVANS
THE **分E**

[英] 尼古拉斯·埃文斯 著
龙飞 译 作家出版社

上帝造物，万物为先，男女为后。塑其身軀，使其彼此
肉体可交而灵魂难解，故而永相陌生。唯有如此睽隔，男女
方可觅得各自真正人生之路。

——加尔文·沙雄《创造神话》

第一部

1

天未破晓，父子俩就起床出了家门。夜空中不见朗月，但繁星如织。空气清冽，他们呼出的热气瞬即化作团团白雾。汽车旅馆停车场的碎石地面结了冰，皮靴踩上去嘎吱作响。停车场里只有他们的那辆老爷旅行车，车顶和引擎盖上罩着一层霜，微微泛着晨光。儿子将两人的滑雪板绑在顶棚上，父亲往车上搬行李，然后绕到车前去扯被雨刷别在挡风玻璃上的报纸。报纸被冻得硬邦邦的，经他一团，竟噼啪响着碎裂了。上车前，父子俩在车旁逗留了片刻，谛听周遭一片岑寂，凝望西边星辉下黑魆魆的群山。

小镇还在沉睡，车沿着主街朝北静静地驶去，一路经过法院、加油站和老电影院。街灯投下的一汪汪苍白的光晕一一退隐车后，车身在灯下的反光在沿途商铺黑漆漆的窗户上一闪而过。唯一目送他们离去的，是镇边上的一条灰褐色的守夜狗。它耷拉着头，眼睛在车灯的照射下绿莹莹的，仿佛鬼火一般。

这是三月的最后一天，沿途还能看到路沿上暗灰的残雪。前一天下午，自东向西穿越平原的路上，他们看见经霜的干草丛中已显露第一抹绿意。太阳落山前，两人走出旅馆，沿着一条脏兮兮的公路散步时，还听到了草地鸚¹的叫声，冬天似乎一去不复返了。但就在绵延起伏的农场尽头，落基山脉，这座横亘百余英里的古老石灰石山，其山头依然白雪皑皑。男孩的父亲说，肯定还能找到完好如初的春雪。

在镇北一英里处，父子俩驶离了大路，左拐，上了一条几乎笔直的

1 一种产于北美洲的草地鸚属鸣鸟，尤指东部草地鸚的东美草地鸚，和西部草地鸚的西美草地鸚，长有深褐色羽毛，胸部为黄色，喉部下面有黑色新月形标记。

岔路，朝着山头继续开了二十英里，沿途不时可以看到黑尾鹿和郊狼¹的身影。车下的公路变成碎石路面时，从棉白杨林里飞出了一只巨大的灰翅猫头鹰，在他们前面低低地飞翔，似乎在为跳跃的车灯指引方向。山脉渐渐逼近，晨雾渐开，蓝氤紫紫。后来，大山完全脱去面纱，父子俩才看清他们正在一条弯曲的峡谷中穿行。雪水在裸露的白杨和柳树脚下丁冬流淌，车的两侧壁立千仞，白色峭壁上松姿曼妙，怪石嶙峋。

此时，道路更加陡峭，积雪也更厚了，行车变得危险重重，父亲停下来给车胎加装防滑链。车外没有风，但空气冰冷刺骨，溪流奔涌的声音充盈于耳。他们把防滑链铺在后轮前的雪地上，父亲爬回驾驶座，把车慢慢往前行，直到儿子叫停。父亲跪在地上紧铁链，儿子在边上边跺脚边哈气暖手。

“快看！”儿子叫道。

父亲站起身来，循声望去，一边拍掉手上的雪。V字形峡谷口外，太阳的第一束光芒点亮了远远的一座银装素裹的山巅。张望间，由山巅往下，粉色、金色和白色交织而成的霞光流光溢彩，渐趋绚烂，山峰看上去金碧辉煌，夜幕则顺着山坡慢慢隐退。

父子俩把车停在入山路口，路面积雪上没有踩踏过的痕迹，可以看出还没有人来过。父子俩坐在后挡板下穿好滑雪鞋。旅馆老板为他们准备了三明治，他们一边就着热气腾腾的香甜咖啡吃早点，一边观看四周的晨霭慢慢被阳光晕染。最初的几英里路程比较陡，为了增加滑雪板的抓地能力，他们在板上加装了外壳。父亲检查了固定器和雪崩信息收发机的状况，满意地发现一切正常。两人背上背包，踩上了滑雪板。

“你走前面。”父亲对儿子说。

他们那天选择的是一条十五英里左右的环形路线。这条路线他们两年前曾滑过，途中有些地方是两人所见过的最棒的滑雪场所。前三个小时的路程最为艰险，先是一段穿越丛林的上山路，然后再沿着东北方向弯弯曲曲、险象环生的山脊往上爬。但这些付出是值得的，山脊的南翼是一个理想的滑雪场，没有树木挡道，连续三级缓坡一直延伸到下面的泄水沟。如果一切顺利，他们到达山顶时，阳光正好照到山的南侧下

1 一种产于北美西部的外表像狼、体形较小的食肉动物，但在北美大陆的许多其他地区都可以见到。

表层的半英寸积雪晒软，而下面的积雪依然冰冻坚实。

来这种人迹罕至的地方滑雪已经成了父子俩每年的惯例，儿子现在对这项活动无比渴盼，他知道，父亲对此也非常期盼。他们住在大瀑布城¹，家里儿子玩单片滑雪板²的朋友认为他太离谱了。他们说，如果你想滑雪，干吗不去个有滑雪吊椅³的地方？说实话，四年前第一次跟父亲去特顿山脉滑雪时，儿子觉得朋友们的话没错。对于一个十二岁的男孩来说，那次滑雪真是不够尽兴，已经竭尽全力了，却只得到那么一丁点稀罕的乐趣；大部分时间花在爬山登顶上，飞驰而下反倒寥寥无几。好几次他都差点哭了，但表面上还是一副硬汉姿态，并且翌年又欣然前往。

大多数时间父亲都奔波在外，父子俩——就他们俩——一起做的事情很少，男孩有时候都觉得他们不是很了解对方。两人都不大爱说话，但来这种荒野偏远之地旅行倒是比语言更能拉近两人的距离。男孩渐渐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跟喜欢下滑一样喜欢上爬。体力与精神之间的联系是奇妙的，似乎一种消耗恰好为另一个提供了能量。滑雪屐一前一后交替着，节奏清晰，无穷无尽，人则进入了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。当你登顶遥远的山巅，看到那坡处子般的春雪在你脚下绵延袒露，那种莫名的战栗，那种非凡的成就感，真是无可言喻。

男孩有了这种感受，说明他正一年年地变得更加强壮。他的个头现在已经超过父亲了，当然也更结实。虽然对山的了解还远不如父亲，但滑雪技艺却可能胜出一筹，或许这正是父亲今天第一次让他领路的原因。

第一个小时的行程中，路两旁黑松和道格拉斯冷杉林立，弯弯曲曲的峡谷的南壁，杉树更为高大。虽然两人还在林荫中穿行，但已爬得大汗淋漓。他们停了下来，喘喘气，喝点水，再脱掉一层衣服。脚下，远远传来沉闷的溪水轰鸣，他们还听到了山上树林中大型动物发出的声响。

“你认为刚才是什么动物？”男孩问。

“鹿。可能是驼鹿。”

“熊苏醒过来了吧？”

1 美国蒙大拿州中部的一个城市，位于密苏里河流域，在赫勒拿东北偏北。

2 和小的冲浪板相似，带有绑带，用于徒步和没有滑雪杖帮助而从冰雪覆盖的斜坡滑下来的板。

3 用来运送滑雪者到路基或斜坡顶端的一种动力传动的传送装置，通常带有绑在上面的牵引杆、吊椅或吊篮。

父亲举起水壶喝了一口，用手套背擦了擦嘴。两人心里清楚，这里是灰熊的主要活动区域。

“可能吧。这一周来天气已经很暖和了。”

一小时后，两人走出了树林，进入了一道泄水沟。虽说迎来了阳光，但沟里是一片雪崩后的狼藉，雪块、岩石犬牙交错，树木齐根折断，倒在地上，两人须腾挪闪躲，择路前行。

快十点时，两人爬上了山脊，静静并排站立，俯瞰磅礴万象。群山丛林，银装素裹，平原尽染，淡淡鹅黄。男孩心想，如果自己的视线能转弯，就能看见自己和父亲的两个小小身影立于积雪覆盖的偏远山巅，从而挑战科学知识乃至全世界的知识¹。

下面山肩部分的积雪看起来跟他们预期的一样好，阳光刚好照到上面，光闪闪的像缀满金属饰片的白色天鹅绒。两人脱下滑雪屐，松掉外壳，在雪地上蹭干净后装进背包里。一阵冷风袭来，两人穿上外套，然后坐在一块石头上喝咖啡，吃剩下的三明治。头顶，两只乌鸦在湛蓝的天空中盘旋，鸣叫。

“感觉如何？”父亲问。

“还不错啊。”

“要我说，天堂现在好像触手可及。”

正说着，一只乌鸦从他们前面侧身飞过，降落到他们身侧几码开外的地方，它的身影划过了父亲的脸庞。儿子扔过去一点儿面包，鸟儿吓得扑腾飞起，但马上又折身回来，昂起头，来来回回地打量面包和男孩，刚鼓起勇气去啄面包，却被俯冲而下的同伴一口叼走，便嘎嘎叫着追了上去。两只鸟翻转飞腾，一路叫着飞入峡谷，引得父子俩哈哈大笑。

和上山时一样，下滑也是男孩引路。脚下的雪滑起来跟看上去一样棒。阳光把表层溶化了，摩擦力刚刚好，男孩很快找到了节奏感。他张开双臂，敞开胸膛，像要拥抱扑面而来的山坡，变向时脚下的嗖嗖声让他陶醉。父亲说得对，这种感觉仿佛是到了天堂。

第一级缓坡的终点处比较平缓，男孩停了下来，扭头欣赏自己身后的滑痕。父亲仔细模仿了儿子的路线，两道完全平行的滑痕紧紧贴在一

1 据科学知识，人的视线在无仪器的帮助下是无法转弯的。

起，现在已到了男孩身边。两人高声欢呼，击掌相庆。

“轨迹不错！”

“你的也一样。”

父亲呵呵一笑，说接下来自己先滑，好到下一级的终点处拍男孩下滑的照片。儿子看着父亲滑下去，听到父亲叫开始后，他俯身冲进了阳光，将浑身解数展现给了镜头。

站在现在的位置——第二级缓坡的终点，沟谷景象尽收眼底。此时，阳光正慢慢爬进谷底。上次他们来这里滑过雪，知道这条溪流有很多水潭和陡直的瀑布。当时的气温比现在高，雪少得多，只在水潭边上有些薄冰，潺潺流水曝露在外，但现在，山坡上的积雪滑进了谷底，溪流被埋在下面，他们只能看出其大致轮廓以及一些凶险的裂纹。

父亲看了看表，又手搭凉棚看看太阳。男孩知道他在想什么：下一级缓坡还有一半在阴暗中，下面的空气肯定要冷一些，雪也有待烘烤，或许他们应该先等一等。

“看上去有点硬。”父亲说。

“还行吧。如果你心里打鼓，我们就再等等。”

父亲笑着从太阳镜上方看看他。

“好吧，高手。最好给我带条好路。”

他把相机递给儿子。

“好好拍哦。”

“你能滑多好我就能拍多好。等我叫你。”

男孩把相机塞进外衣口袋，冲父亲笑笑后出发了。前几百米的雪还不错，但将接近阳光边界时地面变得硬了起来，转弯时脚下几乎没有抓地能力，也没有了嗖嗖的声音，只有冰面和滑板钢缘擦出的喳喳声。他在阳光和阴暗的结合处停了下来，回头仰望，父亲立于坡顶，背后是蓝蓝的天幕。

“怎么样？”父亲高声问。

“有点滑，但还行。”

“就在那儿等着，我来了。”

男孩脱掉手套，从衣服口袋里掏出相机，刚变换着角度拍了两张父

亲冲他而来的下滑姿势，变故发生了。后来冲洗出来的第三张照片上将有一个时间——变故发生的准确时间。

父亲正重心左移右转弯，但左板边缘没吃住力，猛然下冲，父亲试图补救，但蹬滑板的力量过大，板噌地滑了出去，身体向后仰去。他努力想找回平衡，双臂和撑杆都飞向了空中。他已失去控制，身体被刷地扭了过去，朝向了上山方向，那一刻他看上去有点滑稽，似乎在倒着往山上滑。紧接着他猛地一仰，重重地摔了个四仰八叉，然后整个人嗖嗖地向山下滑去。

男孩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：我要挡住他，起码要滑过去把他拦下来或是减缓他的下滑速度。但同时他也想到了这样做的后果：自己肯定会被撞翻并随之一起滑落山谷。不管如何，都已经来不及了。父亲的速度越来越快，他已经没时间了。父亲的一只滑板已经脱落，鱼雷般冲下山去，接着，另一只也掉了下来，男孩赶了过去，同时伸出撑杆去够滑板，却差点儿也失去重心。男孩碰着了滑板，但它的速度太快，刷地从他身边一晃而过。

“站起来！”他大声叫道，“快点站起来！”

上次他摔倒时，父亲也这样冲他叫，他没能站起来，父亲现在也无法站起来。父亲滑过男孩身边时冲他呼喊着什么，但他根本没听清。此刻父亲脸朝下，“大”字一样贴在冰面上，他的太阳镜像一只好奇的螃蟹，在他身侧追着一起下滑，撑杆还套在手腕上，一只已严重变形，被拖在身后，在冰面上一路拍打着，蹦跳着。父亲下滑的速度还在加快。

男孩开始追赶父亲。虽然吓得浑身发抖，心脏扑通扑通狂跳不已，似乎要蹦出胸膛，但他知道自己现在绝对不能摔倒。他一遍又一遍告诫自己，保持冷静，尽力发挥出自己学到的雪上技艺。下坡时要相信自己能滑好，即使偶尔失足也别怕；注意角度；避山而过，不要直冲进去；转弯动作要做完；角度，角度！蠢货，看前面，不要盯着地面，也不要盯着滑板。

脚下现在几乎没有丝毫的摩擦力，但几次试探性的转弯之后，他发现自己能够控制滑板打滑，自信也随之复苏。待他定睛一看，父亲的黑色身影在阴暗的山谷中越来越小。消失前的最后瞬间，父亲发出最后一

次呼叫，声音尖厉，令人战栗，仿佛野兽临死前的嗥叫。

男孩趑趄着停了下来，嘴里直喘粗气，双腿颤抖不已。虽然他还没弄明白父亲怎么会消失，但他知道记住父亲消失的确切位置非常重要。或许前面有个悬崖，现在站在高处看不见。他努力回忆上次滑雪时的情景，但想不起沟谷下端到底是更加陡峭，还是变得平缓。脑袋里止不住想像父亲跌落谷底的情形——河床里是堆满积雪缓解了震荡，还是全是石头般坚硬的冰块，摔得父亲散了架？男孩心急如焚，父亲消失的位置刚才还刻记心中，现在早已不知所踪。谷底一片昏暗，看上去到处都一样。或许冰面上会有些痕迹，可以顺着痕迹找到父亲。男孩深吸了一口气，慢慢向前滑行。

下坡的第一个转弯打滑得厉害，他差点儿摔倒。他的膝盖发软，身体的其余部分又因紧张而僵硬，费了好些时间才找回自信，敢于起步下滑。几码过后，他发现前面冰面上有一道约六英寸长的黑色条纹，他不再思索，一个侧滑凑了上去。

是血。继续往下，发现了更多的血迹，冰面上还出现了划痕，可能是父亲用靴头踢出来的，他在试图弄出一个可以抓手的地方。

如果是状况良好的积雪，这样的坡面男孩可能四五分钟就滑完了，但在冰面上，加上双腿打颤，心里紧张、恐惧，男孩只能靠侧滑前进，同样的距离耗去了他大半个钟头。他的下行速度太慢，阳光已赶到了他的前面，前面的阴暗已被驱退，洁白的雪面上，一道血线显得格外醒目。

现在，太阳朗照，他看清了，血线在一道凸出的边缘处消失，那里还躺着一样东西。凑近一看，是父亲的太阳镜，躺在陡峭的山崖边缘，仿佛是停下来观看演出的高潮部分。男孩止住脚步，捡起眼镜，一块镜片已经碎掉了，一条镜腿也不见了。他把眼镜装进了衣兜。

他的面前，山坡陡然跌落两百多英尺，变成了一条峡谷。此时，阳光已爬入了谷内。他伸长脖子往下看，以为会看到散了架的父亲，但下面并无父亲的踪影，也听不到他的声音，只有白茫茫的一片沉寂。

甚至连那条血线以及划痕都不见了踪影。耳边突然传来鸟叫声，两只乌鸦从他头顶掠过，直直地插向谷底，嘴里边嘎嘎叫着，似乎在为他领路。男孩的视线随乌鸦的身影扫过溪谷，看到了父亲的一只滑板和凌

乱雪被上的一个黑洞。

五分钟后，男孩下到了谷底。那里有一个坑洞，洞口直径约十到十二英尺，洞口边上凹凸不平，显然是在冻硬的积雪上砸出来的。

“爸？”

没有回音，只听到下面有细微的滴流声响。男孩小心翼翼地侧着身子往洞口挪，一步一步地查看积雪的结实程度，一边担心积雪随时会坍塌，将自己吞入洞里。积雪似乎比较结实。他突然想到了自己的雪崩信标机，这种仪器就是用来处理这类紧急情况的，帮你确定被埋在雪里的人的位置。他脱掉手套，拉开衣服拉链，拔出信标机，开始拨弄上面的按钮。但他的手在不停地颤抖，惊慌失措，大脑里一团乱麻，忘了该如何操作这台机器了。

“妈的！怎么搞的！”

“这儿！我在这儿！”

是父亲的声音。他还活着！男孩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。

“爸？你还好吗？”

“还好。小心点儿。”

“我看见血了。”

“我的脸割伤了。还好。不要靠洞口太近。”

可是，已经太迟了，随着一声沉闷的破裂声，男孩感觉脚下的冰开始倾斜，紧接着，他整个人都在下落。洞口边缘的冰下塌的刹那，父亲仰视的血脸晃过了男孩的眼帘，然后，男孩的眼前白花花一片，那是随他轰然塌落的积雪。

接下来，他知道是父亲把他拖出雪堆的，还问他伤到没有。起初男孩不知道自己是否受伤，过了一会儿，说感觉没有受伤，父亲不禁咧嘴笑了。

“干得漂亮，儿子。你为我们弄出了一条出路。”

父亲点着头说，男孩扭头一看，明白了父亲的话——刚才的坍塌形成了一个斜坡，他们可以从那里爬出去。两人坐在地上，对看着。父亲一边咧着嘴笑，一边用血迹斑斑的手绢擦拭脸颊。他脸上有一道口子，好像不深，血也快止住了。男孩摇摇头说：

“简直无法相信你还活着。”

“希望你拍下了那张照片。”

“噢，爸，技艺有点回潮哦。”

洞穴的四壁白中透蓝，经两人撞击，出现了清晰的层次感，使人恍若置身巨型冰冻胡蜂巢的连接部分。脚下感觉相当坚实，男孩忍不住把雪拂开，发现下面竟然是坚硬的冰层。男孩跌下来的时候滑板脱落了，一部分被埋在雪堆里，他站起身来去拔滑板。父亲也忍着疼慢慢站了起来。此时，阳光正好照到他们身上。

“得把我的滑板找出来。”父亲说。

他的背包躺在男孩拨开浮雪的冰面旁边，此刻，一柱阳光正好投射在包上，男孩正要弯腰提包，蓝色的半透明冰里，一样白兮兮的东西映入了他的眼帘。父亲看到了他的迟疑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快看这儿。冰里面！”

两人双膝跪地，费劲地盯着冰里看。

“我的天哪。”父亲轻轻地说了一句。

那是一只手，五指张开着，手掌上翻。父亲停顿了一会儿，然后把雪又往边上扫开了些，那条手臂的内侧展现在他们的眼前。父子俩面面相觑，接着默默地开始干活，把积雪扫开，把冰面蹭亮。随着他们一个个动作的进行，冰里的情形更加清晰起来。

现在，两人能清晰地看见那人的脸了，遮掩在胳膊和半裸的肩膀之下，一只空洞的眼睛羞怯地仰望着他们。长发飘飘，如同定格在相片之中，看上去应该是一位年轻女性。她身体弯曲，腿伸向了冰里的黑暗深处。上衣深红色，好像是件夹克，皱皱的朝外翻着，似乎被人拉下了手臂和肩膀。衣服懒懒下滑，让人感觉她是在脱衣时被冻住的。她的肌肤宛若凝脂。

县治安官查理·瑞格斯看了看表，估计要十五分钟才能完成这摞文件。他的办公桌上横七竖八堆满了东西，唯一的一块空地儿现在也被这摞须马上处理的文件给占了。如果他不能赶在两点前脱身，就无法驱车前往大瀑布城再赶回来参加女儿的十岁生日聚会。他得赶去大瀑布城取为女儿准备的礼物。本来应该昨天去的，但突然冒出来的一大堆破事让他没去成——这种情况经常发生。几个月前，他一时冲动给女儿定做了一个传统手工艺马鞍。他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就相信自己有这个支付能力，一想到一会儿就要支付的价格他的心里就直发怵。

他将座椅移近办公桌，把几个喝过的咖啡杯推到一边，拿起了第一份文件。这又是一份蒙大拿州兴奋剂使用状况报告草案。他狭小的办公室的门开着，外面派遣室里的电话响成一片。今天丽莎休假，新来的玛丽·卢（她还不熟悉业务）正在柜台接待劳森太太，她的狗又不见了。老太婆好像把助听器忘在家里了，玛丽·卢冲着她大声喊着，而且每句话都重复了一遍。他看到窗外提姆·赫戴克——他不怎么精明能干的几位助手之一——正在停车。他很可能一进来就问一大堆傻乎乎的问题。查理快步过去，悄悄把门关上。已经下午一点五十分了。

他倒不大担心女儿会失望，父女俩关系很好，他知道女儿露西会理解他的，但他不愿主动为她母亲送上一个攻击他的借口。他和前妻谢乐尔离婚快五年了，她已经再嫁，据说过得很幸福。能和一个下巴漏水的人幸福生活已足以让人称奇，让查理更难理解的是，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而且是谢乐尔主动离开的，她还利用一切机会让他难堪，不加掩饰地利用和露西有关的任何事情大做文章。她想要证明，查理不单是个差